

日本百年经典文学精选

所谓世间 那就是你

太宰治

织田作之助

[日] 冈本加乃子 等著

钟小源 译

R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日本百年经典文学精选 —

那 所 就 谓 是 世 你 间

〔日〕

太宰治

冈本加乃子

织田作之助

等著

钟小源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世间, 那就是你 / (日) 太宰治等著; 钟小源
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201-13948-7

I. ①所… II. ①太… ②钟…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142号

所谓世间, 那就是你

SUO WEI SHI JIAN, NA JIU SHI N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监 制 黄 利 万 夏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特约编辑 曹莉丽 虞 岚 刘 婷 李晨昊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制版印刷 艺堂印刷 (天津) 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 录

总会有人用尽生命来温暖你 / 001

·《家灵》冈本加乃子

不畏孤独，才具备爱的能力 / 023

·《寿司》冈本加乃子

相爱的人也是孤独的 / 053

·《夫妇善哉》织田作之助

生命的路上谁没有负重前行 / 109

·《维庸之妻》太宰治

人生只有一半的自由 / 143

·《十三夜》樋口一叶

我好想美丽地活下去 / 169

·《女生徒》太宰治

附录

织田君之死 / 219

人物年志 / 223

总会有人用尽生命来温暖你

《家灵》冈本加乃子

在高冈地带的住宅区，有一个两条铁轨交汇而形成的十字路口。在这十字路口当中，还有一条狭窄蜿蜒的斜坡通往城市的低洼住宅区。斜坡路上有一家有名的泥鳅店，位于八幡神社的正对面。打开被擦拭得十分干净的细木格子门，可以看到门正中央悬挂着的老旧门帘。门帘上还写着青莲院流^[1]的白色“命”字。

泥鳅、鲶鱼、甲鱼、河豚，夏天甚至还有鲸鱼干——据说这类食品可以滋养身体，所以当年这家店的创始人将店铺取名为“命”，并自认为是个不错的创意。刚开店的时候可能确实会令人眼前一亮，但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个店名就渐渐地变为一个极平庸的名字，再也没有人在意。但因为这家店有着独特的料理方法，加之价格便宜，来客总是络绎不绝。

[1] 青莲院流：日本一种书法流派。

四五年前，说到“命”就会让人联想到为探寻某种神秘感和虚无感而展开的冒险，以及对黎明的执着追求之类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时代。于是这家店也把帘子上已经被洗褪色的文字拍拍干净，清理掉这几十年来沉积的灰尘，给予了附近的现代青年一种虽然唐突但不失震撼的感受。他们来到店前，看到这门帘上的文字便会以一种青年人独有的沉郁口吻说道：

“累死了。稍微吃个‘命’怎么样？”

随后同伴则以稍稍老练的口吻说道：

“别反过来被‘命’吃了。”

说罢互相拍着肩膀进了熙熙攘攘的店铺。

客人在一间宽敞的和式房间用餐。冰冷的藤制榻榻米上铺满了四方形的细长木板，这便是餐桌。

客人们有的会坐在和式房间里，有的则直接坐在房间外泥地上的凳子上用膳。他们眼前的食物大多是火锅类料理或是碗装料理。

大概是因为店员只擦拭自己够得着的被热气和烟雾熏黑的地方，所以木墙下面一大半地方都像铜一样红得发亮，而往上连着天花板的部分则如炉灶内部一样漆黑。有一盏朝向室内的枝形吊灯正闪闪发光。它散发出的耀眼白光不仅让这房间看起来像个洞穴，并且当这白光照射在客人们用筷子夹进嘴里的鱼骨上时，能

让这骨头看起来像白色的枝状珊瑚一样，还能让堆积成山的碟子里的白葱如玉一般灿烂夺目。置身于这种景色之中，满座的客人就像是一群饿鬼在举行盛宴一般。其中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客人们对于这些罕见的海鲜料理的品尝方式并不熟练，才会使得他们看起来像是在紧咬着某种神秘食物。

木墙的另一面有一扇中等大小的橱窗，打开它就能看到橱柜。客人们点的菜就是由厨房送到这里，然后再由年轻的女服务员端去给客人。从客人那里收的钱也会放在这里。为了便于看管以及结账，橱窗的内侧一般会有一个账房。长久以来透过橱窗都可以看到老板娘白皙的脸，不过现在看到的则是她女儿久米子那小麦色的面庞。久米子为了监视女服务员的工作态度以及客席的情况，时不时地会从窗子那儿往外窥视。有时候会有学生恰好看到正在向外窥视着的久米子，然后发出滑稽奇怪的声音来，通常这种情况，久米子则会苦笑着命令女服务员：“吵死了，你多拿些佐料给他们。”

女服务员忍着笑意把夸张地塞满了碎葱的佐料盒端给了学生们，学生们看到自己对久米子产生影响的证据——这满满的一堆气味浓厚的碎葱后，开始为自己的胜利而欢呼。

久米子大概在七八个月前回到这家店，替代生病的母亲开始在账房工作。她在女子学校上学期间，渐渐地对这个洞穴一样的

家感到无比厌烦。自家所做的工作仿佛就是在用食物疗法治疗世上的老人和劳动者，这让她难以忍受。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惧怕衰老呢？既然已经老了，乖乖服老不也挺好吗？强迫人们充满如油脂般发光发亮的精力，世上还有比这更卑鄙无耻的事情吗？久米子哪怕闻到初夏椎树嫩芽的味道都会感到头疼。她爱黄昏时嫩叶之上的月亮远甚过椎树的嫩叶。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反而让她充满了年轻活力。

男人负责进货和掌勺，媳妇或女儿负责账房是这家店代代相传的习俗。而自己既然是独生女，将来早晚会招一个普通的相公入赘，然后当一辈子饿鬼窟的女看门人。一想到自己也会变得像忠实地履行职责的母亲那样，为了家业被打磨得毫无棱角、弱不禁风，脸如同能剧^[1]中的人物一样只有白和灰两种颜色，久米子就浑身打战。

久米子以从女校毕业为契机，趁机离家出走，踏上了她的职业妇女之路。她对自己这三年做了什么、过得如何只字不提。但至少会从寄居的公寓往家里寄明信片联络。她能够回想起的只有这三年间，自己如同一只蝴蝶在职场中翩翩起舞、光彩夺目。而

[1] 能剧：日本最主要的传统戏剧。这类剧主要以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为脚本，在表演形式上辅以面具、服装、道具和舞蹈。

和男性朋友之间则像蚂蚁互相触碰触角一样打打招呼就罢了。那段时间虽然像梦境一样，但同样的生活总是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久米子也渐渐感到厌倦。

母亲卧病在床，久米子被亲戚叫回家中，无论在谁的眼里，她都只是稍微长大了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母亲问道：

“你这段时间都在做些什么？”

“嘿嘿。”久米子只是笑笑。

从她的反应来看，是不打算继续说下去了。而母亲也不是一个会对此刨根问底的人。

“明天起账房就交给你了。”

听到母亲这么说，久米子又嘿嘿地笑了。从小，当家里的亲人互相透露心声或是认真地商量的时候，总是会莫名其妙地都害羞起来。

久米子多少有些认命，为了不让自己再过于厌恶这个店，她开始转移注意力，积极地去打理柜台和处理店里的琐事。

岁末悄悄临近。斜坡上的沙子被风吹得精光，只剩下冻干的泥土，而木屐则毫不留情地踩了进去。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冷飕飕的风声在发根处沙沙作响。坡道上的交叉口传来电车轨道摩擦的声响，夹杂着八幡神社院内树林的沙沙响声一齐涌入耳中，听起来像是远处的盲人在小声说话。久米子情不自禁地想着，如

果现在可以站在斜坡上向下俯瞰，大概低洼处住宅的灯光会像冬天海里的渔火一样明亮吧。

客人们陆续地散去，和式间的客席上弥漫着卤菜香味和香烟烟雾，不断地向上飘去，把灯饰也包围了起来。女服务员和负责外送的男店员正在将火锅料理所用剩的木炭回收到炉灶里，继续燃烧。

久米子不知为何不太喜欢像这样心中若有所思的夜晚。想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她翻看着时尚杂志和电影公司的宣传杂志。距离十点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已经没什么客人来了，就在久米子打算关门打烊的时候，负责外送的男店员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一副被冻坏了的样子。

“大小姐，刚刚我走过后面小巷子的时候碰到了德永，他又下单了。这次要一人份的泥鳅汤，带米饭。您看怎么办？”

闲得发慌的女服务员似乎对这种情形早有预备，立刻抬起头来回应：

“那个人都已经欠我们一百多元了，一毛钱都没付过，现在又要来赊账，真是厚脸皮。”

女服务员说完后，偷偷地朝窗子里看去，想要知道久米子听到这番话后会怎么回应。

“真没辙啊，不过从母亲那个时代开始，就一直任凭他赊账了，

今天暂且还是给他送去吧。”

正在烤火的年长外送店员平日里从不多嘴，听到这番话后也抬起了头——

“大小姐，这可不行。都到年末了，应该趁此机会让他把钱还清了才是。不然明年他还是会死乞白赖地缠着我们。”

这个年长的外送店员相当于领班，他的意见还是不得不听的。于是久米子只得顺从：“那好，就这么办吧。”

厨房人员把煮乌冬面时用到的油炸豆腐从汤里捞出来装进碗里，作为夜宵分配给店里的员工。久米子也端过其中一碗，对着热腾腾的乌冬面吹气。当大家吃完夜宵的时候，四处巡逻的火灾警备人员也正好从店门前经过，敲打着木板提醒人们小心火源，店里薄薄的玻璃窗门都要被这响亮的声音给震碎了。在老街里有这样一个规矩，听到这个警戒声时，不管什么店铺基本上都必须关店，即使还没到打烊的时间。

这时，草鞋的啪嗒啪嗒声正向他们靠近，随后店门被轻轻打开——

只见德永老人那满是胡须的脸露了出来。

“大家晚上好，今天可真冷啊！”

店员都装作不认识他，老人稍稍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动静，歪着头小声问道：

“那个……请问……我点的……米饭和泥鳅汤还没好吗？”

这声音听起来既担心又狡猾。

刚才收到老人订单的外送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非常抱歉，我们已经打烊了……”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那个年长的男店员就立刻抬了抬下颚，示意年轻店员：

“你跟他实话实说。”

于是年轻的外送员用了几分钟向老人说明，虽然每次消费的金额不多，但日积月累已经赊欠店里一百多块钱了，如果不多少偿还一些欠款的话，年末店里也不好结算。

“而且，现在也不同以往了，账房主要是由大小姐负责的。”

老人听到后，开始焦虑地摩擦起自己的双手。

“嗯？是这样的吗？”

老人歪着头表示怀疑。

“总之，外面太冷了，麻烦让我进店说话吧。”

说着他咯吱咯吱地拉开门走了进来。

女服务员是肯定不会给他拿坐垫的，因此他就一个人坐在宽宽的藤制榻榻米上，看起来有些孤单，像是个等待审判的犯人。虽然他穿得比较臃肿，但这宽大的体格看起来并不结实，他习惯性地把手揣进怀里，按住肋骨一带。他把几乎全白的头发梳成

了全发型，五官十分端正，由于太过端正反倒让人觉得他看起来有些薄命相。不同于他儒者一样的五官，衣带上挂着的围裙皱皱巴巴的，当他坐下时，和服衣摆下还稍微露出了浅黄色的打底裤。就连黑色灯芯绒短布袜都和他的相貌不搭。

老人向着大小姐所在的窗子以及店员们，先是一本正经地解释说由于整个社会经济都一天不如一天，自己从事的雕金工作不再被大众需要，因此才没钱付账。本来只是为了找找借口，但当谈及自己手艺的稀有性时，老人身上突然迸发出一种力量，兴奋地谈论起来，而且越说越带劲。

这老人不知是自豪还是在感慨，如同说着落语^[1]一般手舞足蹈的姿态绝非今夜才有，作者在这里只是稍微介绍一下。

“我干的这个雕金工作和其他的雕金不同，在行里叫作‘片切雕’。说到雕金，这是一门以金断金的技术，不是什么简单的手艺，是需要很强大的精神力的。如果不能每天都吃碗泥鳅汤，这工作根本干不下去。”

老人身上有着老匠人常有的习惯，那就是忘记说话的目的，陶醉于自己的话语，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自顾自地做一场个人演讲。老人仍扬扬得意地在介绍何谓“片切雕”，据他所说，这是

[1] 落语：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

由元禄时期的名匠横谷宗珉^[1]所创，用剑道的话来说就是一刀定胜负的伟大手艺。

老人做出左手拿着钢凿，右手持锤的样子。然后定住身体，深深地吸一口气，将全身的力气集中到小腹。虽然只不过是模仿他工作时的样子，但这样子十分有型，让人从姿势中感受到刚柔并济的自然法则。外送员和女服务员都被他的样子所吸引，从炉子旁边站了起来。

老人收起了刚刚庄重的姿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普通的雕金，不管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都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雕刻了。”

这回老人像个落语家似的，为引人注目，稍微扭动着两只手腕，弯了弯背，夸张地做出很丑的操作钢凿和铁锤的样子，外送员和女服务员见了都偷偷笑着。

“但是，如果要做‘片切雕’的话——”

老人再次表现得威风凛凛。他缓缓张开了原本闭上的眼，如同青莲一般的丹凤眼和深黑的瞳孔静静地斜视着。左手正好停在某处，右手则从肩膀处开始直直地往前伸，整个右臂伸得老直，只转动肩膀，在右边画着一个大大的圆弧。接着模拟拿锤的拳头

[1] 横谷宗珉：江户人，横谷宗与之子，镂金师。学于后藤家，曾侍奉于幕府。

使劲地砸向拿钢凿的手。久米子透过窗子窥视着老人，她回想起自己曾经在学校看到的希腊雕像，那是一个石膏做成的正在投掷铁饼的青年雕像，青年夹住铁饼的右手伸展到了人体的极限，那年轻紧致的美丽手臂突然浮现在久米子眼前。老人敲打的有力姿势里，包含着破坏的怨恨以及创造的喜悦，二者融合在一起发出巨大的声响。他敲打的速度超乎寻常，令人难以分清这速度到底属于恶魔还是善神。老人的右手上下摆动，画着如同天体轨道一般的弧线，见到的人无不感受到宇宙的宽广无垠。然而就在右手将要敲响左手的那一刹那，右手与左手保持着固定的距离突然停止下来，仿佛那里有着什么刹车器一般。这就是所谓的艺术修养吗？老人重复了五六次这样的动作，才将身体放松下来。

“诸位，明白了吗？”

老人接着说道，“所以说，如果不喝碗泥鳅汤的话身子骨受不住啊。”

其实这些表演对老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一旦老人开始了表演，店里的人都会暂时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店里，还是在东京的高冈地带，他们无一不被这愉悦的危机和符合常规的奔放感所吸引。他们再度看着老人的脸，但老人的话语无论多么真挚，最终还是会回到吃泥鳅这件事上，他们不禁一齐放声大笑。为了掩饰害羞，老人说道：“这个钢凿的刀尖有阴和阳两种使用方法……”

说罢又变回了刚刚那个自大的匠人，讲起了技术，说是通过刀尖的两种使用方法就能雕刻出牡丹的妖艳和狮子的豪迈。接着又加大了身体的动作，眼神如同在吮吸甘露一般陶醉地说，靠着这门手艺，在硬硬的金属板上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动物这一过程，是多么的有趣。这只不过是使匠人自身沉溺其中的自娱自乐罢了，店里的人们已经彻底感到厌倦，想让老人就此结束表演，说道：

“那就帮你送过去好了，但是只有今晚，请你回家等着吧。”

说罢便将老人送出门，关上了店门。

某天也是这样一个起风的夜晚，火灾警戒员经过后，店员就关上店门外出洗澡了。老人仿佛看准了这点，店员刚一出门，他就悄悄地打开店门进来了。

老人朝着久米子那边的窗户坐了下来。隔着窗子，老人独自坐在这宽敞的房间里，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地任凭时间流逝。老人今晚已经下定了决心，却又有些无精打采。

“从我年轻的时候起，不知怎么的我就很喜欢泥鳅这玩意儿，这工作要耗费我很大的精力，因此如果在工作时不能补充食物的话，就无法继续下去。我活得落魄潦倒，在这小巷子里的大杂院一住就是二十余年。我没有妻子，无论是寂寞还是艰苦的时候，这些仿佛长着柳叶般尾鳍的小鱼，总是莫名地让我感到怀念，它们对我而言不单单是食物这么简单。”